

邓广铭全集

第五卷

鄧廣銘全集

第五卷

陳亮集（增訂點校本）

[宋] 陳 亮 撰

鄧廣銘 點校



一九五五年，時年四十八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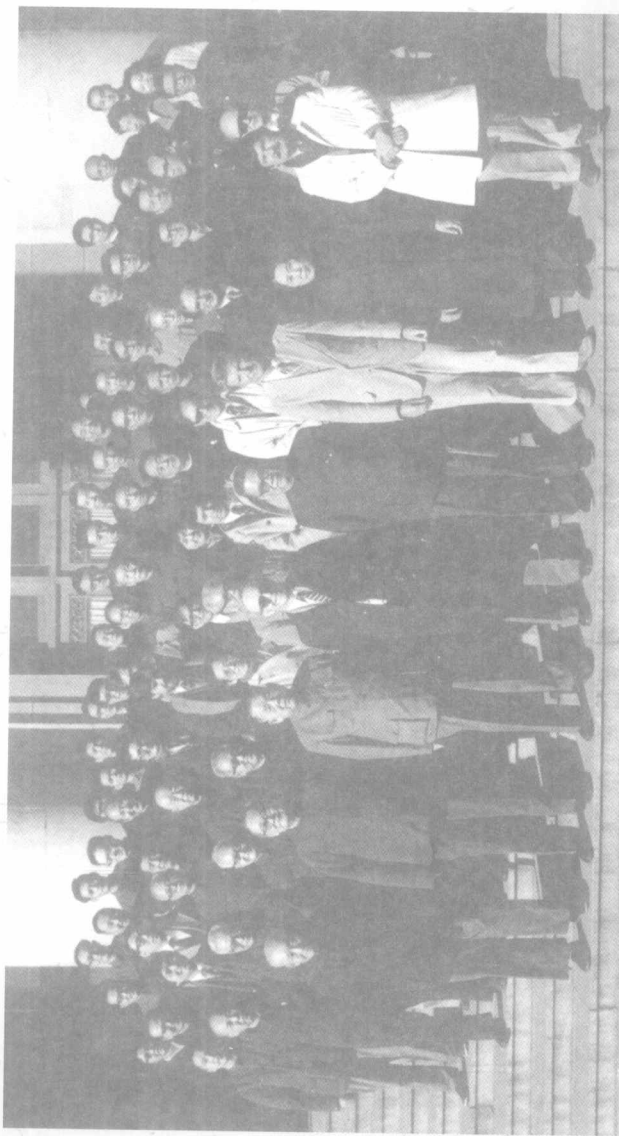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七年在北大學北樓前



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與同鄉合影（中立者為鄧廣銘）



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成立留影（前排左起：王毓銓、白壽彝、鄧廣銘、侯外廬、尹達、翁燭健、胡厚宣、張政娘；後排左起：鄒家駒、梁寒冰、孫毓棠、李學勤、田昌五、林英、熊德基、楊向奎、牟安世、黃烈、林甘泉）



一九八〇年“一〇〇〇至一九〇〇年中國社會和經濟史”中美學術討論會留念



一九八二年十月與宋史研究會部分理事攝于鄭州



一九八五年與張春樹、徐規、馬伯良在杭州宋史國際研討會開幕式主席臺上



一九八七年在日本作學術講演



一九八七年在日本東洋文庫與中島敏親切會晤



一九八七年春與斯波義信在東京觀賞櫻花



爲陝西省博物館題詞



一九九二年北京大學歷史系九十周年系慶與戴逸、王汝豐攝于北京大學



一九九六年在北京大學西門廣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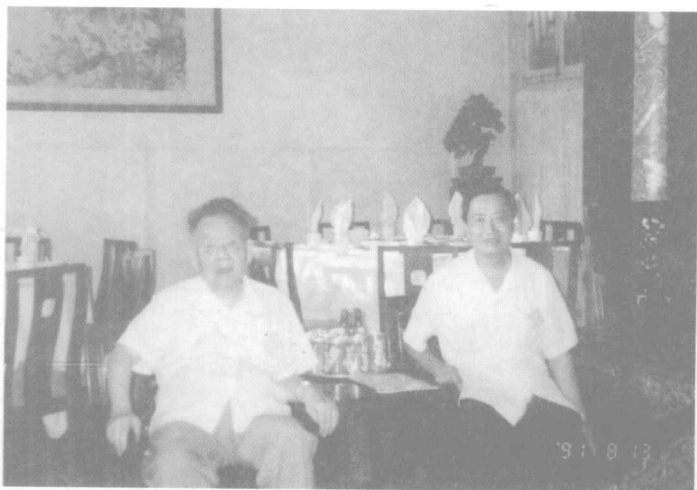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七年四月在西山植物園與女兒可因、可蘊，時年九十



與三女小南在書房



一九九五年春在北京大學燕園



一九九一年與王德毅在國際宋史研討會期間



在朗潤園寓所書房

文史知識是建設具有中國特
色的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
明所必需的，貴刊大力傳播
這種知識，已經做出了出色
的成績，祝願今後能有更
杰出的貢獻。

文史知識創刊五周年紀念

鄭廣銘

一九八五年九月

一九八五年給《文史知識》的題詞

陳亮集增訂本出版說明

一、生活在十二世紀後半期的陳亮，是一個奇特強毅的英俊豪傑人物。論事功，他是沒有的，因為他一生夢寐以求的建功立業的機會，只有在他五十一歲狀元及第之後，纔有了獲得的可能，却不幸就在次年之春，正當他準備赴建康軍簽判任所供職之際，竟因病喪生了。然而從思想史的角度着眼，他所提出的一些政治改革主張，對金的積極進取主張，通過與朱熹關於王霸義利的爭辯而闡發的一些樸素的唯物主義論點，却都是在我們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上極為突出，因而也就都應當佔有重要的地位。

二、葉適在《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》中曾說：“今同甫書具在，芒彩爛然，透出紙外，學士爭誦惟恐後。”但從南宋末年至元明清三朝，程朱一派的理學家的思想和著述，在政治上和社會上都佔了絕對優勢，獨樹一幟於理學之外，並敢於對理學宗師朱熹爭辯不休的陳亮及其著作，自然不可能再繼續受到學術界和思想界的應有的重視，以致在他身後，由他兒子陳沆所編成，稍遲由婺州州學刻印的四十卷本的文集和四卷本的外集（即詞集），因無人肯為之重印或重刻，到明中葉，已經成為極罕見極難得的本子了。

三、明朝成化年間（1465—1487），永康縣的朱潤和朱海二人，就他們所能見到的殘缺不全的《龍川文集》和《外集》，加以收輯，併合改編成一個三十卷本，刻印行世。朱氏兄弟這次刻印使一部已殘破到幾將失傳的文籍又得到流布，這當然要算對陳亮立了大功；然而當重刻此書之際，在書的前後，他們不但沒有寫一篇序跋文字，說

明當時這部書的殘缺情況以及他們收輯拼合的過程，在校勘方面他們也沒有認真進行，以致脫漏錯訛之處甚多。而尤其荒謬的是：為求阿附當時崇尚程朱理學의 流俗之見，竟將陳亮的文章肆意竄改，不惜厚誣陳亮，貽害讀者。而它又成為其後明清諸刻本所共同遵奉的一個祖本，謬種流傳，迄今未已。對此，我們便不能不給予深切的譴責了。

四、一九八三年春由美國友人田浩教授協助，我得到了一部《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》的影印本，取與明成化刻本稍加比勘，成化本（和據它翻刻的由明嘉靖至清同治諸刻本）中的校勘疏失和有意竄亂之處，便一一顯露出來。而這部《文粹》，雖然只是一個選本，其《龍川文粹》諸卷中，却還有為成化刻本所未收錄的一些篇章，其中且有陳亮的極為重要的文章。因此，我便決定把從明成化以來流行至今的三十卷本的《龍川文集》重行校訂和增補。雖還無法恢復陳沆原編本的本來面目，但在篇卷上總可得到部分的補充，而由朱潤、朱海二人所造成的訛脫和竄亂，也都可以得所訂正。

五、《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》應是在陳亮葉適都已下世，在二人的文集都已刻印行世之後編選成書的，最早不能早於宋理宗的中晚年。但此書的最前面刻有建安人饒輝的一篇序文，所署名為嘉定五年壬申（1213），這是大有問題的。因為，一則當時葉適還健在，陳亮的文集雖已編定却尚未刊行；二則在這篇序文當中，並無一字一句涉及陳、葉二人的行事或文章，而只是空洞地說了一些“然則先生之文是當以道言，未易以文言也”、“先生之文蓋自其涵養醞藉中發之，而非可以外求也”等等不着邊際的話。可知這篇序文決非為陳、葉二人的《文粹》而作，其刻印在《文粹》的卷首，必然是屬於張冠李戴的，則文後所署名自然也就與《文粹》刻印的年份毫不相干了。又查陳振孫的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中並未著錄《文粹》，所以我說《文粹》的刻印不得早於宋理宗的中晚年。書中凡遇宋朝皇帝名字皆避諱，凡遇“國朝”、“祖宗”及“陛下”等字樣也均提行或空格（雖然也間有破例和不嚴格處），因而又知它的刻印行世，最晚也不應晚於度宗之時。總之，它必是一個南宋刻本。

六、我現在把這本書取名為《陳亮集》增訂本，是表明，我是在明成化刻三十卷本《龍川文集》的基礎上，又依據《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》和《永樂大典》殘卷等書作了一些增補和校訂工作的。事實上，凡見收於《文粹》當中的陳亮文，我是一律以《文粹》為底本的。這樣，成化本中的一些訛誤、脫漏，特別是經由朱潤朱海二人所肆意竄亂篡改諸處，就不必特意加以糾正而都得以恢復原面貌了。陳亮文中因避宋帝名諱而換用代字之處，成化本和後刻諸本也有遞加改易者，今也一律照用《文粹》舊文而不加改易。凡成化本某卷所收文章與《文粹》某卷全相同，而排列順序互相參差者，亦均改從《文粹》序列。其為成化本所未收而為今次增入者，則為《文粹》中之《策問》三卷、《漢論》五卷、《任子宮觀牒試之弊》及《人法》兩文，和《永樂大典》殘卷中的《代妻父祭弟茂恭》、《代妻祭弟何少嘉》兩文。成化本卷十五之末原收有《後杜應氏家譜序》一篇，文中有“登宋咸淳中解榜，官至廣東廉訪司副”語，明係元人之作，今予刪除。另外，凡《文粹》未收之文，則盡量依從成化刻本。這是因為，後來諸刻本雖有對成化本遞加改正之處，然大都無稽無據，肆意而為。對此等改易文字自須慎重將事，故凡非理據確鑿者，均一仍成化刻本之舊。

七、從《文粹》輯來的《策問》三卷、《漢論》五卷，作於何年，不易考知。我很懷疑，《漢論》可能就是葉氏所提及的《陳子課藁》的一部分，是在陳亮授徒講學期內向學生提示的一些歷史問題，為學生撰寫的一些示範文字。《文粹》中各卷所涵內容分量，大都與成化本的內涵相同，《策問》在其中分作三卷、《漢論》在其中分作五卷，故今次增補於此本之中，亦均仍其舊貫，編次於與之相應的門類之後。增補後之陳文雖亦分編為三十八卷，然其總量必不等同於陳沆所編四十卷本中之三十八卷。

八、陳沆把其父陳亮的詞編為《外集》四卷，明成化刻本則併合於文集之內，所收詞共僅三十首。嗣經清代道光同治諸刻本及一九七四年中華書局標點本《陳亮集》逐次加以增補，共得詞七十四首。這次收錄時，又把各詞與原出處進行了一次校勘。各詞的先後